执行主编:刘琳佳 责任编辑:刘雪娇 电话:(0451)84612187 E-mail:lnliuxuejiao@163.com

水乡旧梦远 童年鱼趣长

旧影重现

我是在上海乡下度过的。那时宝山北濒长江,东临东海,宽阔的薀藻浜在境内浩浩荡荡穿流而过,放眼四野,屋舍前后尽是河湖港汊、浜塘湾沟,活脱脱一方被水吻醒的江南田园。作为水乡顽童,暑假里我几乎整日泡在粼粼波光里,摸鱼捉蟹,那些湿漉漉的晨昏,至今想起来,仍令人梦魂萦绕,齿颊留鲜。



每逢雷雨前夕,天上乌云低低压顶,地面气压骤降,水里闷得透不过气,鱼儿便难受得纷纷浮上水面,大口大口喘息。一二尺长的大鱼成群结队,不安地遨游腾扑,乌黑的背鳍时隐时现,漾起一圈圈巨大的涟漪,蔚为壮观。这时我们常躲在岸边大树的浓荫后,手执一根捋去树叶的坚韧长枝,瞄准鱼群,用力抽将下去。有几回侥幸得手,抽中了鱼的要害,那鱼儿不多一会儿便翻出白肚皮,呆呆地浮上水面。用这种办法捉鱼,到手的都是大鱼,提在手里沉甸甸的,是雷雨前独有的犒赏。

又或是拿一只竹篮,系上尼龙绳,寻水草茂盛、鱼虾稠密的河浜,将竹篮用力朝河心甩去。待它缓缓沉到河底,再贴着河泥迅速拉回岸边,提上岸来。这法子不需专门渔具,简单方便;虽捞不到大鱼,但螺蛳、蚬子、河蚌、龙虾,还有手指头粗细、青壳透亮的小河虾,以及小鲫鱼、小鳊鱼、柳条鱼,总够满满一篮。一两个小时下来,餐桌上便多了几碗活泛的河鲜。

河边大柳树,枝干虬突,粗壮的根须一半浸入水中,盘错成一道道不规则的罅隙。青壳河虾最爱躲在那里。我们轻手轻脚走下水,双臂张开,成半圆形慢慢包抄,常常能摸到几只——这种纯天然的绿色水中尤物,如今在农贸市场,每五百克已近趋百元。更有趣的是一次在河浜里摸到一只空氨水甏。曾听摸鱼行家说,空甏浸在水里久了,会有鱼进去做窝。我顿时兴奋起来,一只手堵住甏口,只留一道窄隙,另一只手探进去,甏内顿时鱼儿蹿动。因甏口被封,鱼左冲右突也无法逃逸,一窝五条鲫鱼,全乖乖"乔迁"进我的鱼篓。

和水面齐平的河沿,常有扁圆洞穴。若洞口泥土光滑,隐隐有蟹脚爬痕,里面十有八九藏着清水大闸蟹。只要一只手掩住洞口,另一手拿粗铁丝伸进洞去触弄蟹身,它便乖乖爬出,束手就擒。然而也有例外。那次铁丝明明触到坚硬光滑的蟹壳,那蟹竟"老奸巨猾",纹丝不动。我火了,在手臂涂满松软滑腻的河泥——既可减摩擦,蟹螯钳来时又多一层缓冲——伸进深洞,几乎将整条手臂都探进去,才把蟹掏出。蟹壳足有碗面大,青中带黑。归家后老爸连连称奇,说这么大的蟹实在罕见,特意温了一壶黄酒,美滋滋享用了。

如今宝山早已城市化,那些河浜与柳根下的秘密,却仍在记忆的水光里,一闪一闪。

[上海] 陈祖龙

缝进草稿本里的岁月

整理书桌时,发现一本发黄的锡箔纸,纸页上灰色的字迹清晰可辨。抚摸着旧稿纸,过去爷爷为我缝草稿本的岁月漫上心头。

小时候,我的草稿本,都是爷爷缝的。他抽完烟,舍不得扔掉烟盒里那层锡箔纸。日子久了,竟攒下不少。有一天,我趴在院子里写作业,爷爷摸摸我的头,笑眯眯地说:"孙女,爷爷给你做个专属的草稿本,好不好?"我高兴地点点头。

到了学校,我迫不及待地从书包里掏出草稿本,轻轻放在课桌上。那时,班里只有白纸本,我的锡箔草稿本在阳光下泛着银光,一下子引来同学的目光。

岁月倏忽,我上了初中。爷爷依旧每周给我缝草稿本,放进我的书包里,和我的课本、练习册摆在一起。可爷爷不知道的是,那时班里的女同学都在用很流行的横线本。软软的本子散发着淡淡的墨香,封面上印着色彩明艳的卡通人物。摆在书桌上,精致又好看。再看我的草稿本,不但没有漂亮的封皮,连摸起来都是硬硬的。爷爷缝过的针脚像是没了牙齿的老太太,呆板土气。和那些漂亮的本子比起来是那么灰头土脸,格格不入。

我开始变得敏感。数学课上,我再也不摆出我的草稿本,只敢偷偷藏在书桌下面。每当同学凑过来看我写字,我的脸"腾"一下通红,慌忙用手合上,生怕被人看见。有时来不及掩住我的草稿本,被同学撞见,戏谑我过时了。虽是句玩笑话,我的心紧紧缩了一下,觉得阳光也一点点暗下去了。

那天以后,爷爷的锡箔纸越来越多,我去爷爷家里的次数越来越少。偶尔去了,爷爷不问我草稿本有没有用完,却反复叮嘱我在学校里要好好吃饭。我想到爷爷辛苦缝的草稿本遭到冷落,含糊回应着,不敢看他的眼睛。时间久了,爷爷像是懂了我的心思,终于停下手中的针线。我如愿用上漂亮的横线本,爷爷缝的草稿本逐渐被我遗忘在岁月里。

直到今日,我再次抚摸着当年爷爷缝的草稿本,才明白,原来珍贵的从不是精致的本子,而是蕴藏在平凡物件里的真心。针脚里的牵挂,一针一线的不易,都是爷爷教给我的。

[河南·信阳] 董娜

半斤饭票

整理旧物时,一本卷了边的笔记本从书架上滑落。翻开泛黄的纸页,夹层里躺着一张1958年幸福人民公社的半斤饭票。纸很薄,边角磨得发毛,淡黑色油墨印着"半斤"二字,像一枚被岁月浸透的印章。这小小的纸片,藏着五十年代公社食堂里一段温软的往事。

那时我在街道公社食堂搭伙,粮食全凭票证供给。半斤饭票,就是一碗冒尖的白米饭。食堂规矩极严,无票不能打饭,饭票比现金更金贵,攥在手里,是沉甸甸的踏实,也是饥肠辘辘时唯一的指望。

一个深秋正午,雨下得绵密,天色灰蒙蒙的。我端着铁饭盒排队打饭,目光掠过屋檐,看见墙根下蹲着一个少年。他一身打补丁的旧褂子,裤脚还沾着乡路的泥,肚子饿得咕咕响,却只是攥着空口袋,眼巴巴望着食堂窗口里升腾的热气。他是乡下过来寻亲的,一路步行几十里,路上的粮票早就用光了。炊事员老周隔着木窗叹气,可依规不能白给米饭。少年低着头,嘴唇抿得发白,不肯开口求人,那点少年人的自尊,在饥饿面前撑着最后一点骨气。

我摸兜,里面只有这张仅余的半斤饭票——那是我明天午间的口粮。犹豫只是一瞬。我走过去,把饭票塞进他粗糙的手心。他先是推辞,脸涨得通红,我再三劝说,他才收下,转身去窗口。老周接过票,舀了一满碗热米饭,饭粒莹白,冒着暖烘烘的气。少年捧着碗,蹲在屋檐下慢慢吃,一口一口,舍不得狼吞虎咽,像怕惊扰了什么。雨丝斜飘,他偶尔抬袖擦嘴,又低头扒拉,把碗底舔得干净。吃完,他反复道谢,眼神亮而认真。

一张半斤饭票,不过一碗米饭的分量。在粮食紧张的岁月,它不只是一纸凭证,是温饱,是人与人之间一点微小的善意,是冷雨里递过去的一截柴火。

[安徽·安庆] 许志勇

承印单位:黑龙江龙江传媒有限责任公司、经济日报印刷厂、广州蓝海印刷有限公司、河北报业传媒集团印务有限公司、河南省邮电科技有限公司、山东大众华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、西安蓝星新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、江苏鸿兴达邮政印务有限公司